

新 人

卷二 第廿二期



憲 法 之 花

請 參 閱 本 期 底 封 表 頁

63

新

兒

童

→ 虔誠
禮祝小朋友們快樂和健康!



休息
五分鐘



好好?
好不好?
一個教禮
們行
對你



我有点怕難為情呵!



→ 阿
要難為情!



← 讓完一事們
我了隻給聽
看講故你!



← 瞧我的身體好不好?



週一論壇

反帝高潮中的備忘錄

寒梅

本期和讀者見面的日期是一月二十五日，正是農曆正月初二，因為印刷所停工關係，本文在十二月十六日就脫稿交手工排版付印了；雖然這有九天的懸隔，然而筆者真不敢預料這九天的日期中，華北的局面會變到怎樣的地步！

在本刊第二卷第十八期中，筆者曾寫了一篇「我們對於時局的主張」一文，中間對於遠東的前途，華北的將來，都有一個明晰而肯定的解剖和預測，不幸一見諸事實，更可怕的，敵人的侵略，愈固而又高漲起來瘋狂起來了。所謂「五省自治」運動，又在信使格釋中復活起來了，殷汝耕的意見，宋哲元的後形將決定他的方針，閻錫山韓復榘的是否混入濶濶，北洋軍閥的醜態上台，賊軍李守信部隊的西侵日急；一切的一切，都在決定華北五省的命運，展開中國更嚴重的困難的局面。醜態日見熱烈，外患日見煎迫，那懸隔僅九天的懸隔，誰能保持得九天以後的局面還是和九天以前一樣呢？

為什麼中國的命運不能由中國人自己決定？為什麼一切的一切都要掌握在人家的手裏？這一點，筆者誠懇地要求讀者們作一個深刻的反省！

不論對外政策怎樣迂迴曲折，怎樣忍辱負重，老實說，假定敵人的基本方針不徹底改革的話，中國到底要被迫地以舉國的民力、財力、武力去作救亡圖存的鬥爭的。而且這一個鬥爭可以在這一個月內發生，可以在這半年內發生，也可以在這一年內發生，誰也無法阻止，誰也無法避免；這趨勢是決定了的，不容任何人的力量可以禁阻的！

假定了非流血不足以應付外來的煎迫時，而在鬥爭的過程中，自己還不能創造自己的命運，自己還不能掙脫這敵人的鎖鍊，那麼一切的一切，不用說都完了！

所以我們不要怕沒有鬥爭的機會，祇恐怕鬥爭時而不值一擊。

低級地估計自己的力量固然是錯誤，誇大自己的力量也是妄人的謬舉。我們能顧慮自己的力量，然後曉得奮發向上，假定誇大自己的力量，無異走上自欺自殺的路途！

章乃器氏儘可狂妄地斥責「唯武力論」的荒誕，「唯武力論」的沒有哲學基礎，但是鎗彈打在章乃器的胸膛裏並不會由他反對「唯武力論」的豪情而失掉火力的，並不會由他的「哲學基礎」而化為補品的。

所以當這民族達到空前大難到臨的時候，一個空前的生死存亡爭鬥的關鍵的時候，我們不應該老是因為武力不如人而氣餒，但也不應該誇大自己的大刀、木壳鎗、民氣、民力而自欺自殺！

所以我們與其嘆息、詛咒、憤慨這國事，不如由四萬萬七千萬民衆，在各個不同的職業羣中，確立非常時的準備方案，確立非常時的應變策略，切實實地幹一點救亡圖存的工作！

反帝的工作不是可以空口講話，不是在大眾的面前可以自詡爲愛國的勇士，欺騙與誇大，同樣是漢奸的真面目的暴露啊！

| | | | |
|--------------------------------|---|---|---|
| 國民政府內政部 中宣會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 目價 全年 一元五角 半年 八角 零售 每冊四分 | 新國人週刊 第二卷 第十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十五日(星期六)出版 | 主編 寒梅 發行 萬基 總發行所 新國人週刊社 上海拉都路廣德郵六號 特約經售及代定處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
| | 新國人週刊 A 憲法之花(七幅) B 新兒童(七幅) C 暹羅小姐(二幅) D 亞浦耳電器廠(四幅) 反帝高潮中的備忘錄 最近反帝高潮實業上的解剖 文化雜道 特載 地方自治與訓政建設 檄徵(隨筆) 道 南京中日會議前日本所 訊 北平學生徒步南下宣傳 鐵線線上的一羣災民 創立捷克的馬柴里克 亞浦耳電器廠巡禮 生活 牛奶棚練習生 實感 「洋行」司賬 編者信箱 文 除夕之夜 藝 一個多餘的人(六) | 寒梅 獨秀 童行白 達生 新子 菊子 李子真 王繼 逸之 劉子建 編者 朱建 墨逸 | |

最近反帝高潮實質上的解剖

獨秀

自從華北偽自治運動發生了以後，激起了全國民衆悲憤激怒的情緒；從華北學生發動起，波及了全國的青年大衆；由於學生救亡運動的勃興，給予中國思想界出版界方面一個絕大的刺激；因此，這最近的學生救亡運動，業經形成了中華民國最近一次的反帝高潮！

拿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任務而論，其第一個對象當然是帝國主義；不打破帝國主義，中國革命無法完成，中國四萬萬七千萬大衆的痛苦也無法解除。同時，在帝國主義者壓迫蹂躪之下的弱小民族，原不僅我們中國，全世界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壁壘已十分清楚，所以世界革命的核心任務，本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與全世界帝國主義者的一個英勇偉大的鬥爭。所以不論中國的革命運動乃至世界的革命運動，他的中心工作總是反帝！

中國自中法戰爭以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運動、以及孫先生逝世後留下的唯一遺產——中國國民黨——都是以反帝爲唯一的中心工作。國民黨人承擔這工作，發動北伐，打倒軍閥，乃至今日艱苦地支持這中國垂危的民族，不論他的進展是直線的、暴烈的、或迂迴的、屈辱的，總之，我們在國民黨全體黨員沒有放棄他們政治的信仰、沒有違反他們革命的立場，我們絕對不能說他們已經放棄了反帝的任務和工作。

我們一方面深信國民黨在歷史上以及現階段上並沒有放棄反帝的使命，同時我們更深信在現階段的反帝運動應該集合在中國國民黨的旗幟之下的；否則就是自己分散民族的力量，自己破壞整個的陣容，自己在嫉妬、猜疑、甚至別有野心的企圖中而走上自殺的路途！

不僅中國革命的領導權應由國民黨人不辭勞怨地担負起來，就是世界革命的領導權也應該由中國來領導的。

因爲帝國主義者企圖的第二次世界大屠殺後再分割的對象，祇有這遠東的中國；帝國主義者要苟延他們自身的命運，也唯有剝削這殘破的中國；所以中國革命的安危不僅維繫了中國的生命，而且也是世界革命的成敗所關！

日本固然想併吞中國，征服蘇聯，以實現獨霸遠東的野心計劃，同時英美也決不會放棄中國而自趨於滅亡之境的。日德聯盟，在日方看來，可以利用德意志來牽制英法，殊不知假定德國在歐洲抬頭，日本在遠東稱霸了以後，至少要使英帝國主義者崩潰，法帝國主義者沒落，美帝國主義者受到致命的打擊。所以第二次世界大屠殺的壁壘決不會單純的帝國主義者與弱小民族兩大陣營的鬥爭，而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利害衝突也終於無法彌補。無法妥協，而必然地要流出侵略國自身的黑血來的。倫敦海軍會議的破裂，已隱伏下了將來世界大戰的陣綫了！

在客觀的形勢上帝國主義者既不會共同一致的撲滅中國，而中國的革命運動正可趁此聯合世界上一切弱小民族作一次英勇的、世界的反帝運動！

在一般人看來，以爲蘇聯至少是將來世界革命運動中一個主要的角色，他可以幫助弱小民族起來作英勇的反抗運動，這正是一個可怕而自殺的幻夢！

中國的老百姓不是白癡，不會健忘得連最近的史實也忘記啊！

在民國二十二年春間，當着長城各口激戰的時

文化報道

漢

文藝情報

晨曦文藝社第一次理事會，業經於一月十五日舉行，除分配職務外，並將出版一文藝半月刊。

穆時英於陽曆新年中，窮一日夜之力，寫成一中篇小說，得稿酬九十元，不幸於電車中，爲一扒手竊去；時英語人：「九十元不足惜，白費一日夜之力，實屬傷感。」

青報屁股上狂叫之「動向」、「知識」、「客觀」等刊物，並不爲一般讀者羣所注意，聞其執筆者爲聶紺弩凌鶴等一流人物。

「大衆生活」被禁之說，聞已證實。

「網總月刊」內容尙充實，文藝方面創作亦多，頗爲社會注意。

南京文藝月刊稿費久不發，一部份作家擬赴京坐索。

六藝月刊准於一月二十日出版，內容多理論文字，創作較少。

出版情報

時代日報改爲大張後，總主筆樊仲雲每日到報館工作。「社論」及「微言」，

候，這正是最近中國實力反帝的序幕的開始。國民黨人以直線的暴烈的手腕向××帝國主義抗爭了，流血了！那時國民黨的軍事領袖督師保定，大兵雲集於華北，然而反帝的戰爭剛開始，而以「扶助弱小民族」、「全世界被壓迫者聯合起來」為標榜的蘇維埃共和國，却指揮了赤匪趁這國民黨的實力反帝的機會，攻下撫州，進逼南昌；國民黨人在這扶得東而又西倒的局面中，在這實力反帝而不幸遭遇到「幫兇」、「媚帝」的赤匪之後方的搗亂，於是在萬分痛心中不得不被迫而停戰！

不論國共兩黨過去有着怎樣歷史上的仇恨，不論國共兩黨是在爭取中國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領導權而爭持，至少在反帝的大義之下是不應幫助敵人的，然而國民黨人在帝國主義者二十世紀的飛機大炮轟瓦斯下流着反帝的熱血，蘇聯却指揮了赤匪叫他們去「幫兇」、「媚帝」，甘心走到反革命的路途上去而不辭！

假定二十二年間的實力反帝運動得到了長足的展開，那麼中國何致又接連地受到許多新的恥辱、新的壓迫？反帝的路線何致又從直線的暴烈的鬥爭，轉變到迂迴而屈辱的路上去呢？

所以我們可以堅決地肯定，在鐵的事實表現上，蘇聯和中國的赤匪，非但不能領導或幫助中國的革命和世界的革命，反而是中國革命世界革命的「幫兇」、「媚帝」的反革命份子！

所謂五年計劃、十年計劃的完成，最多是增厚了他們消滅全世界各個民族、造成一個新的強大的唯一的帝國主義、統治全球的野心而已！

中國的反帝運動是在這樣艱苦的路途上前進，外敵的深人也就愈迫而愈緊，於是，漢奸、賣國賊也和赤匪一樣一樣的「幫兇」、「媚帝」了！本來，赤匪可「幫兇」、「媚帝」，難道漢奸、賣國賊不可

更「幫兇」更「媚帝」了嗎？

最純潔的當然是一般青年大衆了，他們目睹帝國主義者的強暴、漢奸賣國賊的橫行，於是學生救亡運動由華北而波及全國，他們唯一的要求，是：「打倒帝國主義！」

國民黨原應該正面地積極地領導起這運動來的，而且這最近的反帝高潮原是「反帝」陣容中最良好的展開，然而在赤匪內賊的種種牽制之下，在「革命的退却」的路線中業經踏入另一個新的計劃之下，軍事的反帝當然祇能稍形延緩了；但是不論方式怎樣變換，策略怎樣改變，反帝的任務始終緊緊地把握住而不容放棄的。這，我們在國民黨過去的工作和現在的政略上可以明白地看出來的！

但是，最近這反帝高潮的實質上，份子方面非但不能完全明瞭這趨勢，認識這現狀，而且有一部份「幫兇」、「媚帝」的民族意識，却反假惺惺地「賣貴」這反帝高潮，「珍惜」這反帝高潮，而企圖強奸起這反帝高潮來了！這豈不令人可笑而又可氣！

要知道「幫兇」、「媚帝」者企圖強奸這反帝高潮，當然不是洗心革面，痛悟前非，真的來參加反帝工作，而是想利用這反帝高潮來傾覆真正反帝的陣容、反帝的政黨；所以他們最終的目標，還是在「幫兇」和「媚帝」！

在這中國革命與反帝的過程中遭遇到了如此險惡的波濤的現在，我們對於這一批假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之徒，實不能不予以迎頭的痛擊，毫不客情的揭穿！要知道對於反革命者姑息，就是對於革命者殘忍！

現在，把這一批「幫兇」、「媚帝」的份子，作一個澈底的分析與解剖。

第一是中國的赤匪和一般所謂左傾份子的幫兇

均由梁君執筆。

× 上海晨報副刊晨曦，將擴充篇幅，主編仍為穆時英君，易人之說係謠傳，絕對不確。

× 申新報於陰曆新正後，聞將大批裁員。

× 時事新報在上海之銷數，聞僅四千人左右。

電影情報

× 藝華公司之「花燭之夜」，係岳楓導演，袁美雲主演，於慶曆元旦起在卡爾登大戲院正式公演。

× 袁美雲於「化身姑娘」一劇中，當場將頭髮剪短，與男子無異。

× 徐蘇靈導演之「一朵花」，聞已開攝。而其第一場戲，係「墓場」云。

× 姚蘇願語人，國產電影之更生，在於公司與職員共甘苦，採用拆賬方式，取消薪給制。

× 聯華公司馬徐維邦導演之「寒江落雁」，聞於慶曆元旦在光陸大戲院公映云。

× 所謂「前進影評人」，頗有東山而起之意，但尚無報屁股願供其發表大作云。

亦匪過去在軍事上發兒的事實，已經在上文告訴給讀者了：軍事上發兒而起的，就是此次文化上「媚帝」。他們企圖欺騙中國的知識界，以及勞苦大眾，表面上是萬分同情學生救亡運動，把他們刊物全部的插圖和文字，奉獻於學生救亡運動，「打倒帝國主義」、「殺盡漢奸」的口號，比誰都叫喊得響亮，看了他們的口號誰都以為是反帝的先鋒呢！同時他們除了已有的刊物大談「大眾生活」之外，又出版了許多新的刊物，指示「反帝」的「動向」啊，灌輸「反帝」的「知識」啊，「打倒漢奸」的「生活常識」啊，「殺盡賣國賊」的「客觀」條件啊，居然五花八門，鴻毒洋洋乎大觀之概。於是「救亡專號」來了一個又一個，寫了一篇又一篇，好像他們都是第一等「反帝」前衛，現階段的反帝高潮是由他們一手鼓動的，而中國的反帝領導權，不消說是緊緊把握在他們手中。他們以為能獲得反帝高潮的領導權，中國的勞苦大眾、知識青年，一定都在他們掌握之中，於是反帝為名、媚帝其實的工作，也就可以暢行無阻了，而真正反帝的政黨、真正反帝的陣容，一定可使羣衆盲目地跟了他們去把他打倒的！

是不是大眾完全生活在盲目的呢？是不是大眾的動向完全會如此愚蠢的呢？是不是中國民衆的生活知識老是這樣幼稚的呢？是不是國民一點也沒有客觀的頭腦的呢！

大眾不完全盲目而「大眾生活」偏如此做，太衆動向並不完全愚蠢而「動向」偏如此做，國民生活知識並不老是幼稚而「生活知識」偏如此做，國民客觀的理解很清晰而「客觀」偏如此做，他們未曾不知道自己的把戲決不會長此有效，終有拆穿之一日，然而他們偏不惜地這樣誑騙、麻醉中國的民衆，究竟爲了什麼原因呢？老實說：中國四萬萬七

千萬同胞早把他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啊！

「幫兇」「媚帝」的反革命份子，居然想一躍而爲反帝高潮的前衛，甚至想僥倖反帝高潮的領導者；想踴躍爲反帝高潮的前衛而更便利於做「幫兇」的工作，想做反帝高潮的領導者而更便利於做「媚帝」的工作，中國革命大眾、知識青年，難道個個會愚蠢到如此地步的嗎？

第二是軍閥、漢奸、知識流氓結合成的社會民主黨的幫兇。他們在最近這次「反帝」高潮中的工作目標與路線，和赤匪左傾份子是一模一樣的。他們這次在文化界思想界出版界方面的工作相當落後，而企圖領導學生救亡運動的行動却特別積極，特別努力，會僱用了一百輛左右的汽車給一般學生中的敗類去使用，會拿出了成千累萬的民衆抗日捐去充實這倒政府計劃的實現，會用聲色狗馬的手腕去拉攏麻醉一般血氣方剛經驗淺薄的年青大眾；用這種手腕去反帝，其目標不問可知爲「幫兇」「媚帝」其實的了！

社會民主黨的幾個軍事上的領袖人物，誰都知道會經參加國民革命的工作，也曾參加勸滅赤匪的陣綫，也會在淞滬流過一次反帝的熱血，也會爲帝國主義者所利用而在福建建立過一次人民政府，爲什麼忽然革命，忽而反革命呢？是不是思想的變遷，還是政治信仰的動搖？要知道以思想、信仰等尺度去認識這一些人的行動，或估計這一些人的價值，根本已陷於方法上絕大的錯誤了。要知道他們根本沒有什麼思想或信仰，有之，也不過升官的思想、與發財的信仰而已。凡有利有升官與發財者，那廢革命既可，反革命也未嘗不可！所以爲了要做國

民革命軍的軍長、總指揮、師長，可以參加革命；爲了主義、委員長、總司令等，也可以「幫兇」「媚帝」；爲了保持地位、發筆「民財」，可以抗敵做民族英雄；爲了東山再起，也可以甘心出賣祖國，推翻反帝的政黨與組織！

最近的反帝高潮，原可以作一個激底的民族自覺運動的原動力，原可以培養即將到臨的反帝工作的主力軍，原可以作爲救亡圖存的主要力量，然而在實質上，却不幸地滲入了可怕的毒素；這毒素，在這批「幫兇」「媚帝」者的計劃中，正方興未艾，準備痛痛快快的麻醉中國的大眾，使中國的大眾盲目地跟了他們去陷入萬丈黑暗的深淵中！

但是，他們的計劃會實現嗎？老實說：在這批「幫兇」「媚帝」者看來，也許會沾沾自喜，自鳴得意，以爲最近中國的反帝高潮已把握住了，甚至可以得到領導權了，其實他們的醜惡的真相，早在中國革命的大眾前裸體跳舞了啊！

這可恥而臭毒的裸體跳舞，當然早給一般進步的知識青年踐踏在腳下了！

我們在這反帝高潮已澎湃全國、深入民衆心頭的現在，需要澈底肅清這一批「幫兇」「媚帝」的敗類！我們全體革命而進步的青年們，應集合在真正反帝的政黨與陣容之中，在文化界、出版界、思想界、以及大眾的組織裏，根本剷除這一批「幫兇」「媚帝」的反革命份子！

革命而前進的青年們團結起來！在一個唯一的純潔的政治信仰中推動並領導這全國反帝的高潮！

特載 地方自治與訓政建設

童行白主講
汪公環速記

上海市教育會於去年秋舉辦讀書會，童行白先生應該會之請，演講「地方自治與訓政建設」，對於地方自治與訓政建設之精義，力為闡揚，茲特刊載於此，以饗新人之讀者。

各位同學：今天兄弟來參加讀書會，覺得這個機會是很難得的。本來兄弟很歡喜同許多好學的青年見面談話，可惜今天因為時間關係，不能從容的與各位研究了。

今天所要講的題目是「地方自治與訓政建設」。關於「地方自治」四個字，大家聽到這個名稱，腦筋裏面早就有了一個平凡的印像，因為地方自治差不多已成爲口頭禪，說起來也不過是這樣一回事。殊不知嚴格的講起來，「地方自治」也很有研究的餘地。關於他的實施辦法都是屬於實際的問題，各位可以把各地自治法規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今天我所要說的是：

地方自治在政治上的價值

一個民主國家，當然建築在某種基礎上面的，好比一所房子，無論他造幾層高，當然底下必有一個基礎。政治的基礎建築在什麼地方呢？政治的基礎就是建築在「地方自治」上面；因為地方自治是人民直接參加政治、運用政治的一種組織，也是民主國家精神所寄託的所在。

譬如中央政府，雖然有國會、有內閣，但是參加中央政治的並不是人民自己，而是人民的代表。國會雖然是國家統治權所在，但是國會議員是地方人民推舉出來的代表，並不是人民本身。怎樣好算

民主呢？而況實際上，民權是不能代表的。假定這個地方有五十萬人民，這個被選的議員在國會裏發表主張，是否就是這五十萬人民的意見呢？第一這五十萬人民的意見就不能統一，怎樣代表呢？第二假定這五十萬人民當中有十種意見，你代表那一種意見呢？所謂國會議員，名義上是人民的代表，實際上到國會，就自己代表自己，他的心目中認爲某種主張好，他就贊成，某種主張認爲不好，他就反對，那裏再會注意到附託他的人民的真正意思。而且在法律上並沒有規定國會議員絕對要實行自己所代表的民意，所以議員一到國會，絕對自由，個人怎樣主張，不必徵求本地人民共同的意思。名義上雖是人民的代表，實際上完全與人民脫離關係。這種中央政治不是真正的民治，也就不問共知了。但是名稱上又不能不稱爲民治國家，因爲有議會，有議會的議員，議員是人民的代表，代表決定的就是人民決定的，也就是國家政治的統治權操在人民手裏，當然是一個民治國家。名義上不能不如此，實際上人民那裏能參加中央政治呢？所以民主政治最真實的，倒不在中央，而在地方。不但中國如此，任何國家都是如此。所以盧梭的民約論，主張人權天賦，反對議員來包辦，他們認爲民權絕對不能代表，這個理論，也就是建築在這裏，可見中央民治是虛偽的，地方民治才是真實的。比方上海縣有三十萬人口，這個縣長就要由三十萬人民直接去選舉，假使他辦理不好，人民可以直接罷免，所以地方自治可以表現最真實的民主政治，而中央政治，只能算作一種代議政治罷了。這是說明地方自治的價值。

橄欖

達生

假使唐有王死得不冤枉，那麼日本人一定不會悼惜這位大中華民國的功臣。

胡公展堂這次回國入京，過粵、過滬時，除了一般要人歡迎外，一定還有許多平日無聲無息的團體等的代表來歡迎和晉謁這位老先生。

地質學家做了高官，不知還高興爬山越嶺去考察地理，深入礦穴嗎？

中國的「××通」，產生了像般汝耕式的寶貝；日本的「支那通」却有土原那雄才大略！

一九三五年中，留學日本的據說比留學英美者多至百倍，補習日語的比補習國語英語者又多至十倍，正不知他們要做怎樣的「××通」？

一九三五年中，我國入超價值最鉅者，首推汽車，計五百餘萬元，其次無線電機、香水、脂粉，計四百餘萬元；這正是中國歌舞享樂的好現象。

假使說中國教育已成功了，那麼便成功了許多政客、漢奸、失業者，還有一般坐汽車、住洋房和塗脂抹粉的老爺、少爺太太、小姐們！

在這個年頭，替太太、小姐們服務的大新公司

二 地方自治與中央政治的關係

假使一個國家，他的地方自治辦得非常好，地方自治組織非常健全，縱使中央政治方面發生改變，但是這個國家仍然安如泰山，因為他的基礎如故。比方英國，他們人民的政治思想、政治觀念、政治經驗都非常豐富，所以地方自治也辦得特別好，儘管中央政府今天撤換大臣，明天解散議會，雖情勢緊張，但一定很迅速的恢復常態，重入正軌，整個的政局不會搖動。這個原因就是他們的基礎健全，也就是地方自治辦得好，所以上層有點變化，沒有多大關係。我們中國政制上面的中央政府好像建築得非常龐大，而下面的地方自治一點都不健全，甚而至於至今還沒有舉過，好像一個人上面很大，而下面兩腳空虛所謂頭重腳輕，這個人那裏能不倒呢？不要說政治上遇到大風潮全國搖動，就是換一個小小的官吏，也常常引起很大的糾紛、很大的政潮，這就是地方自治的基礎沒有打好。所以我們要中央政治辦得好，應腳踏實地去做完成地方自治的工作，這是最根本的辦法。如果反其道而行，單想中央政治怎樣設施，而地方自治不去注意、不求健全，這個政治，就好像空中樓閣，只要有一點政潮發生，立刻就會全局搖動。這是說明地方自治與中央政治的關係。

三 地方自治的性質

照各國地方自治的制度上看來，地方自治的組織完全是政治的性質，譬如議決政事、制定法律、選舉官吏等等，都是政治的事情，除此以外，別無所為，所以一般的地方自治都具有政治的性質。不過在三民主義之下的地方自治與各國的地方自治就略有不同。三民主義之下的地方自治制度，在孫中山先生全部這教裏面很可以看出。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們的地方自治不是一個政治的團

體，而且是一個經濟的團體，與任何國家的地方自治性質大有不同，因為中山先生看到一個政治組織的基礎完全在自治，地方自治才可以說是真正同人民利害相關；若僅是任免官吏、議決政事、制定法律，這樣的地方自治還沒有多大價值。所以他主張的地方自治就包含許多特質，譬如關於一地方糧食的產銷，應該由地方自治團體來統一管理，以一地方的所產生的糧食，供給一地方需要之外，有餘的方可運銷到外埠，以所換的錢辦一切公益的事情。這就是一種經濟的性質了。不但糧食如此，人民的衣食住行等等的需要供給，也都應該由地方自治去統制辦理，乃至於養老補貧救災慈幼無一不由地方自治團體去辦理。這樣地方自治不但有經濟的性質，而且可有一種社會的性質了，這種含有政治經濟社會性質的地方自治，才是一種最進步的政治思想。

中國的地方自治包含了政治經濟社會三種性質，這一點我們研究地方自治的要特別認清。

許多人以為這種理論很好，但是回頭來看，中國各省縣各鄉村他們的自治是不是照這性質去做？這樣一問好像大失所望。現在各地方不要說別的事情，就是戶口也沒有調查清楚，道路也沒有修好，警衛也沒有辦好，而好多流弊都表現出來，因此懷疑孫中山先生所說的話，或許中山先生的地方自治的理論不對。其實這種現象與中山先生的理論絕對沒有關係，我們要認清，理論是理論，他的理論的確是對的，不過照理論去做的人大有好壞，有的人的確努力照理論去做，有的人是利用這種理論，假借自治的組織，在外面作威作惡欺詐人民，這都是人的問題，不是理論的問題。不能因人的不好就牽連到理論的本身，近人頗多因官吏的不良攻擊到黨的本身，因了黨又攻擊到主義的本身，不知

可以開張，但為勞苦大眾服務的大餅店却萬萬開不得。

某機關的一名書記，月薪二十元足矣，但一名長官的交際費非一萬八千莫辦。

某教員每小時的教薪五角正，但某舞場的僕歐每夜可得十餘元的小販。

客談徐來原是上海某秤舖的小女，因被棄於某墨客，因而跳進歌舞園，那應我正為徐來之被棄幸；否則一標準美人、一軍人太太的夢都沒有了。

不久的將來，又要出一個紅女星，她是黎錦暉的乾女兒，也是黎錦暉的候補太太，但又是黎錦暉的衣食父母。哥羅陀佛，阿要罪過？

一九三五年，胡蝶、徐來有了新出路，一九三六年，梁寶珍、黎莉莉、袁美雲也可相繼找到出路了。

去年舞女伴舞，每小時法幣一元，今年，每小時法幣三角可矣。

昨天起，「恭禧發財」又應時了，穿上藍袍黑褂去向親長拜年，少不了喝杯「元寶茶」，茶杯上有橄欖一對，你須得細細嚼來，才有意味，否則會鈔時定必痛心！

這都是不合邏輯的。

四 地方自治與訓政的關係

訓政也是中國所特有的。外國沒有明顯的訓政階段，就是國家經過革命之後，一步就到憲政，軍政與憲政中間無所謂訓政。但中國為什麼獨有訓政呢？有沒有理論的根據呢？這一點不能不先認識。

兄弟記得從前有一位大學教授王造時先生，他極力反對國民黨的訓政主張，以為訓政絕對沒有根據，不應該有這個階段，並且說「那個國家的民主政治是訓出來的」？又說「那個國家的民權不是自己爭得來的」。他根本沒有了解訓政怎樣訓法，他認為訓政是國民黨的黨員到各地方去教一般民衆，教了幾年以後，民衆有了知識，才可以達到憲政時期，運用政權。其實他完全不懂得國民黨的訓政是要叫人民拿政權自己來訓練自己。當訓政時期地方自治的時候人民選舉縣長團長村長，一定要到區公所去投票，當投票的時候應該選什麼人，腦筋裏要麼一響，就是沒有一點知識的人，他聽見張三說李四好，他也肯從選李四，但是這樣經過一年兩年三年以後，運用政權也就得到許多知識許多經驗了。譬如地方政府的縣長要人民選舉出來的，鄉下人民不曉得選舉是什麼意思，最初馬馬虎虎的選，或者，張三說李四好就選李四，結果選出來的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常用苛捐雜稅剝削人民，危害地方，人民就知道這是自己的不好，受了這次教訓以後，就不肯再盲從，不肯再受人的運動。這個教訓從什麼地方得到的呢？不是從運用政權當中得到的嗎？所以訓政是人民拿政權自己訓練自己，並不是國民黨叫一般黨員去教訓人民，我們國民黨的黨員也有不識字的工人農人，怎樣去教人呢？所以訓政完全要使人民有一個運用政權的機會，有了這個機會，經過若干時期以後，自然而然得到政治上的知識與經驗。就是從他人，後來因為吃了虧，得到教訓，就不受人運動，不再盲從了，王先生因為誤解訓政，所以他發問「在歷史上那個國家的民權是訓練出來的」。的確，照他的說法是任何國家找不出一個例子的。但假使照我們這樣解釋，拿政權自

己訓練自己，那麼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可以逃不出這個階段。譬如美國，他是民主政治最發達的國家，但是他們自大革命以來，已有一百五十年，革命之後，就開始辦理地方自治，在這一百多年長時間之內運用政權，自然得到許多經驗，所以他們的人民政治思想政治意識特別發達。地方自治辦得好，反應到中央政治，當然也就好了，試問這一百多年的經驗不是訓練出來的嗎？所以我們拿這個意義來解釋，全世界任何國家民權的發達，都是由於政權運用當中得到的訓練。

現在美國的民主政治雖然發達，但到今天還逃不出代議政治的階段，還沒有到全民政治的階段，就是因為人民的政治知識還沒有到這個程度，雖然美國的西部已經實行直接民權，但是沒有普遍到全國。可見美國人民的直接民權所以至今還不能普遍到全國是空間的限制，經過一百五十年而尚停滯在代議政治的階段，是有其時間的限制，這點可以證明政權的發展還要受空間與時間的限制。不經長期的訓練，就能一蹴可幾嗎？美國人民都是從歐洲去的，他們未到美洲前，政權已有了相當的訓練，所以當初發現新大陸的時候，去的人大都是有政治思想政治知識的英法人，他們在船上就商量了種種分配職務，實行互助的自治計劃，所以一到美國以後，自己就辦起地方自治來了，成績當然辦得很好。我們中國的入民，幾千年以來永遠是個人主義，向來不過團體生活，所以一片散沙，人與人之間沒有互助合作的關係，所以他們一朝運用政權當然發生許多流弊。不但中國如此，外國也如此，譬如法國第一次大革命之後，濫用民權殺無辜，實行極端的民權主張，結果就成爲暴民政治，這是什麼緣故呢？就是因爲一旦拿到政權不知怎樣運用，於是流弊叢生，孫中山先生看到這種事實，所以有軍政時期與憲政時期之間，要有一個訓政時期。表面上看來任何國家都沒有訓政時期，實際上講起來任何國家都有訓政階段，這是我們要切實明白的。

關於訓政時期的地方自治工作應該怎樣辦，訓政終了以後地方自治應該怎樣辦，本來沒有嚴格的規定。雖然中山先生曾經假定一個標準，訓政時期經過六年，地方上必須戶口調查清楚，土地測量完竣，警衛辦理妥當，交通建設完備……然後這個地方的訓政可告一段落，開始到憲政時期，實行直接民權。不過中國自十七年統一全國之後，政治上又生許多波浪，政府方面連續不斷的在那裏應付許多困難環境，所以沒有把精神貫注到地方自治。而地方政府呢更是腐敗，大家不去把地方自治辦好，在事實上沒有具備到憲政的條件，如何就能一轉轉到憲政呢？假使現在可以轉到憲政，當初也何必到訓政呢？也有人說：中國從前也辦過地方自治，不但在革命政府成立以後辦過，就是北伐以前也辦過，以時間來說，不要說六年，十二年也有了，爲什麼現在還不到憲政時期呢？這一層不能以時間計算，要看實際狀況的。若說憲政一定會好，那麼中國從前也不是行過憲政嗎，何以弄得一團糟呢？

現在各縣地方自治太腐敗，我們要想建設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非拚命把地方自治辦好不可，這是最根本的辦法。但是現在有許多地方自治不必，祇要中央政府政權實行自治就是了。不知地方自治沒有辦好，要想在中央政府方面實行民權，這種民權從那裏來呢，試想代表從什麼地方產生，叫那個人做代表？更叫那個人去選舉呢？可見地方自治沒有辦好，中央政治也無法推進的。假使地方自治辦好，戶口調查清楚，今天可以舉代表，明天也可以舉代表。這樣看起來訓政與憲政實有連帶的關係，而且互相爲因果的，我們可以說訓政就是憲政的初步，憲政的預備，而憲政是訓政的目標、訓政的理想。爲什麼要有訓政，就是爲了實行憲政呀！以上是地方自治與訓政建設的大概情形，兄弟本來想擬定一個大綱再說明其最基本的大意，因爲今天開了幾個會，來不及預備，只好隨便和各位談談，下次有機會再來研究罷。

南京中日會議前日本所聞

行之

——講一佳受故事給大眾聽——

這幾天在日本報上第一被注意的，是行將在我國南京開幕的中日外交談判。這個意見我方提議之後，

日本政府分做了兩派意見：一派是主張贊成的；一派是主張反對的；但是爭論的結果，終於在廣田外相的意見支持下，決定了同意我國的提議。會議的代表團亦已決定為接任有吉大使之職的新駐華大使有田八郎。有田八郎為日本新潟縣人，生於明治十七年，為政友會領袖山本佛二之弟，明治四十二年卒業於東京帝大法科後，即入外務省。昭和二年任駐德大使館參事，後來調任外務省亞細亞局長，昭和五年被派為駐奧全權公使，並在大正十一年時任華府軍備會議全權議員，後又歷任外交次長和大使等職，是一個發蹟很快而達於外交官，因為這次南京會議關係中日兩國前途非常之大，因此廣田外相看中了他。

會議開幕之前的目下，日本方面的基本原則聞已決定如下：(一)中日南京會議，由中國政府詳細提出議題，日本政府根據廣田外相的對華三大原則為基準，從事中日各項懸案之折衝；取消不平等條約等議題，暫時不予考慮。(二)中國政府若有確保中日「永久親善之誠意」(按即承認「X」國)，則日本政府當援助中國政府改革幣制、整理財政、開發經濟。(三)使現在的冀察冀東兩勢力合流，成為單一體，以調整中日「X」的關係。

上面所舉不過是日本方面現在所透露出的消息而已，內容究竟如何，當非局外人所能深悉。其實就是日本外交當局現在也不過只能定一個最高原則而已。不過這次會議的談判，關係的重要決非歷次

會議所能及，因之事情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

關於這次談判，軍部方面是採取反對態度的，不過照形勢看來，軍部的上層也許事前和政府方面已有過了很詳細的接洽，所以軍部和政府的意思也許不會離隔得很遠；當然事情還沒有這樣簡單，最後的場面如何是還要看我國方面的態度、和國際方面的形勢來決定的。

前天在舊書攤上，看到了一本關於日本外交名人傳記的書，中間有一節是講日俄戰爭的情形的，他裏面這樣的寫道：當日俄戰爭後，俄國的海軍打了敗仗，於是日俄雙方開會結束這個戰事。當時日本以戰勝國自居，要求俄國割讓太華島，但是俄國方面的態度非常強硬，他說日俄之戰俄國的陸軍並未戰敗，因之俄國不能自居戰敗國的地位，會議結果因為俄國方面態度的強硬，陷於非常僵局，差不快要決裂了。這時候日本國內的空氣是非常的激昂，國民情緒被此次的戰爭激動得是厲害。因此對俄國亦存下了輕視之心，大有滅此朝食之概。但是那時候日本中央政府的中心人物，像明治維新的大功臣，伊藤博文等都看出了日本已一戰勝俄，真是樹立國威的好機會，如果自己放棄了這個機會，再和俄國打下去，那時候的俄國沙皇政府雖已腐敗不堪，但是俄國的陸軍曾經名聞天下的，究竟打下去能否有勝利的把握，實在非常難講；即使再打勝了，結果也不過是一個打勝。而那時候的日本是剛剛新興，還沒有在世界上確立聲威，而且實力也

不見得如何可靠，若再打下去，徒使自己的實力損失，因之妨礙到將來發展的前途，所以他們就決定下了議和的意見，授命議和代表小春。因之在第二次重開和議時，俄國方面即提出議和先決條件為俄國不承認賠款、樺太華島由日俄兩國共同管理，結果出於俄人意料之外，日本代表竟在不聲不響中，全盤承認了俄國的基本意見，於是會議就立刻簽下了字來。但是這個消息，傳到日本國內後，日本的國民非常忿憤，尤其是軍人們忿憤得十分厲害，結果議和代表回來被打，外交部燒燬了，主張接受議和條件的報館也被燒了，國民和軍人的激昂情形，遠在今日我國人之上。而同時俄國却因為海軍戰敗後，既得結束戰事，又沒遭多大損失，人民對外交官的擁護非常熱烈。這時候這一個戰勝國，一個戰敗國的兩位外交家，却正成了反比率，但是到了事情過去後，日本的有識之士，都明白那次的結果實在日本大佔了便宜，因為日本借此連勝中俄兩大國的關係，聲威遠播，確立世界上強國的地位了。

這次中日問題雖非日俄問題可比，但是一般的眼光，日本國內的情形也很有這種趨勢，而且多年來的日盛一日的孤立國勢，也有些使日本的當局覺得須要改變一下了；所以如果拿事情的大同小異來比，有些是乎近情；不過事情的如何，當然還要看我們的應付如何，以定吃虧的多少。關於這事情我們不願意，亦不隨便說話，因之在這裏介紹一個日俄戰後外交的簡單故事在上面，不過給讀者看做這幾天重要新聞的參考資料而已。

北平學生徒步南下宣傳

——北平通訊——

新·子

北平的學生，歷次對於愛國運動，都是站在最前線的；此次反對「華北自治」的救亡運動，當然也不能例外。此次北平學生的愛國運動，是有計劃有組織的，決不是仍像前幾次那樣鬧一陣子就煙消雲散了。「一二·九」及「一二·一六」兩次的示威遊行，是給漢奸國賊的一個嚴重的威脅與警告，也就是表示華北的人民，對於「自治」根本沒有那種自殺的要求！這是救亡運動的發軔，而不是救亡運動的尾聲。如果要達到我人挽救危亡的目的，還是迫切的需要我們的努力苦幹，並實際喚醒民眾的工作，這個工作就是擴大宣傳，所以宣傳是救亡工作的必要途徑。

爲得要使鄉村里的民衆，知道我們國家的危險，所以北平學聯會議決各校一致組織徒步南下宣傳團。宣傳的目的是在把國家的經濟破產與內憂外患的危急情形，告訴那些只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民，激發他們的愛國心，使他們明瞭現在國家與民族的危機、以及「華北自治」的真相；並供給他們普通的國民常識，冀以震醒這般醉生夢死的同胞，共同起來挽救華北的淪亡，也就是拯救整個國家的淪亡，然後採取一致的步伐，赤裸裸的向着民族復興的目標前進，樹立一個新的生命，創造一個新的環境，暗示人生修養，喚起團結精神，力謀民族復興與國家的統一！北平的學生，爲了要貫徹這個偉大的目的與使命，雖在尖刀子似的北風下，雖在冰天雪地之中，終於排除了一切的困難，抱定決心，不畏艱苦，不怕寒冷，深入民間，埋頭苦幹，只要盡我們的力量所能及，不計成敗，用了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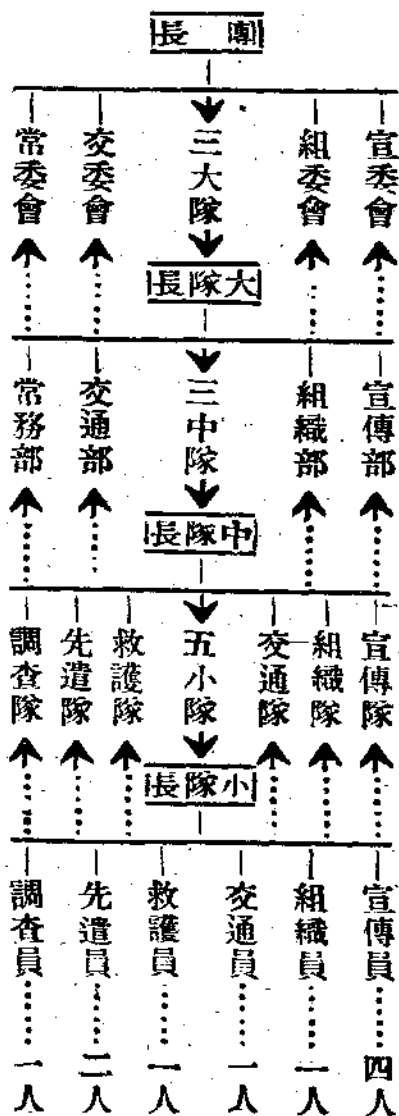
自己全副精力，從鄉村宣傳着手，然後再推及其他有效的救亡圖存的事業。

在一個北風怒號的早晨，也就是廿五年元旦日的早晨，我們從北平出發了。沿着平漢路徒步南下宣傳。當我們出北平外城時，守城的軍警盤查了一番，幸而宣傳品都早設法運走了，不然又要阻止我們愛國宣傳。我真痛心，在自家領土內作愛國運動，還不得自由，要受軍警們的侮辱與拘捕，甚至要受他們的毆打，我真不知平津當局是何心肝？實在的，「亡國者，中國人也」；「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夫復何言！我們每到一個村莊，就設法召集村裏的人來聽，有些漠不關心；有些還疑心我們是來宣傳「自治」的，不願來聽，並破口大罵，經我們的一番解釋，他們才欣然來聽講演；有的感動得流淚；有的舉起緊緊握着的拳頭，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剷除出賣國家民族的漢奸！聲壯氣烈，足以撼動山嶽。從此我人可以知道華北的真

正民意的所在了。他們不需要什麼「掛羊頭，賣狗肉」的「自治」，而是迫切的需要中央切實的保護他們生命與財產的安全呵！當我們講得太久的時候，他們自動的送水送飯來慰勞，並表示異常的親切，足徵民心不死，中國尚有救也！

當大家步行到良鄉時，因爲已在冰天雪地裏苦鬥了幾天，又以吃的不合適，有幾個人竟患起病來了，而且病的很厲害；於是團長派人送他們回平醫治，以免發生不幸的事件。從此徒步宣傳，更堅定了我歷來的主張，要真正能夠救國的工作，必須具有充分的能力與豐富的知識，尤其必需具有銅筋鐵骨的體魄，然後始能任重道遠，吃苦耐勞；否則，那只有搖旗吶喊的本事，而決不能做到實際的救國工作。現在，我們得到了一個這樣的教訓與經驗：要鍛鍊一副銅筋鐵骨的體格，要養成一種吃苦耐勞的本領，如此才能夠做救國工作，也就是才好的成績，我相信，我絕對的相信。

最後，把徒步南下宣傳團的組織，列表如后，以供其他救國宣傳團的作個參考：



(團長之上設總指揮部)

特寫

饑餓線上的一羣災民 菊子

——參觀開北施粥廠小記——

這裏是一幅飢餓線上掙扎着的流民圖，其慘慘、痛苦，不是在「大光明」影院裏的觀眾們所見過的，也不是爵士樂聲下的公子哥兒們所想得到的，但我很幸運地見到了這幅一幅現實的慘劇，我才證實了這社會上確有這千千萬萬的災民掙扎在饑餓線上！

在一個嚴冷的早晨，這大都會好像還沒有醒來，一般幸福的人們還在溫暖的被窩裏做着甜夢，但在開北的柳營路上却已充塞了一羣貧苦大眾，他們的隊伍好似潮湧一般地向前衝着，到那還有一口稀粥可吃的地方——開北施粥廠去！

當我發現了這一大羣貧苦大眾的羣兒，我見到了他們精神的疲憊、臉色的憔悴、衣衫的破爛，都在顛抖似的向前奔着。那冷酷的北風，還是向着一般痛苦的災民身上刮着。我心頭正不禁有些辛酸起來，我想，在這大都會的一角，還有這一大羣掙扎在死亡綫上的流民，怕不是靠在火爐旁溫甜地生活着的人們所想像得到的吧！於是，我緊緊地跟着這一羣飢餓者的隊伍前進。在這裏，有披髮斑白的頭髮的老婦，有留着長長的白鬚的龍鍾老人，更有中年的少婦牽着五六歲的孩子，抱着一二歲的嬰孩，大家都提着一個鉛罐或是飯筐，擠擠攘攘的向前衝着，這隊伍便由這大小不等的飢餓羣擠成了一團。路旁的警察和

保衛團、施粥廠的職員們，見到這大批嗷嗷啼哭的來臨，便竭力維持秩序，但畢竟還是擠擠攘攘的，還有一聲聲小孩子的啼哭，混亂得不像人間。我想一般紳士氣十足的人們，假使來到這裏，一定要大呼冤枉，祇怕弄髒了衣服，踏壞了皮鞋吧！當我踏進了這施粥廠之門，便和一位職員招呼起來，承他在紛亂的場合裏還給我說了幾句扼要的話：

「呵，今年的災情更嚴重了，祇是我們要募些捐款却困難萬分。你看，這麼多的貧民，一批批繼續不斷的擁來，最初祇發十石米模樣，而現在增加到四五十石一天還是不夠。這裏本可容納一萬三千多人，但門外還是擠着三四千人要進來，這工作正是要辦不了啦！」

這時，好像已有一批吃得了白粥向外退出了，於是職員們便又把大門開放一下，這時門外的飢餓羣便又似潮湧般的拚命向裏衝了。他們爲了餓也顧不得前而是老的、小的，毫不禮讓的直往前衝，於是懷厲的叫號，又震撼了空間。這時，有一個卅多歲的婦人，背上還馱着一個一歲左右的嬰孩，却給那後面的人擠得幾乎要跌倒了，那孩子便驚駭得大哭起來，可是他的母親又有什麼方法來安慰這孩子呵！

是的，在飢餓線上鬥爭的時候，再沒有絲毫客氣的餘地了，這裏便是一個明證。還有一個五六歲光景的江北小孩



航空公路建設獎券

行發處事辦券獎設建路公空航府政民國

期九十第

獎開日七月二

富鉅致又 設建助既

理經總省六川鄂贛皖浙江

司公運大

一馬界法上
號七路大租海

號七六五九號機報電

號七六五九號機報電

號七六五九號機報電

本公司特設

門市部來條整張均有出售

函購部當日回件附郵票壹角三分

存券無多 欲購從速



他的手裏攥着一個小鉛罐，可是他給許多高大的人們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同時他的鉛罐也就落到地上，那鉛罐原是長長的圓筒，可是已給別人踏扁了；於是這孩子便急得大叫起來，臉裏也隱隱地要流下淚來；我得再忍不下去了，便把鉛罐拾起了給他；他才忍住了淚珠，繼續向前衝着。這一個孩子的遭遇也夠慘了呵！

這樣混亂的高潮，經過了幾分鐘，才給職員們的彈壓而稍稍平靜下來。可是一會兒，大門又緊閉了，放進去的也祇有三四百人模樣，還有許多許多的俄國者又只得在門外的北風裏站着，站着，期待那大門的再開。在裏邊，便擁擠着這一羣吃客。

他們端了貯粥的罐頭，等待着職員們的佈施。有的已經端着飯筐在大吃了，可是，這裏不是高貴的大食堂，沒有大菜盤，大家只得擰直了腿，一仰肚子，已經是滿分滿足的咧！我再細細朝他們的粥端詳一番，便發現了這粥倒是挺濃的，要是和街上粥店裏所賣的薄粥比較一下，那還是這裏的粥煮得道地，吃得飽肚子。

又有幾個吃客，把粥吃了一半，便拿了粥罐走了。我想大概他們還預備帶回家裏去做一天的食糧呢；唉，在飢餓線上的人們除了這樣又有什麼辦法來獲得他一天的糧食呵！

後來我又想知道一些飢餓者的生活，便和一個才吃畢的老年人談起來了：

「要是我沒有一個年僅四歲的孫兒，那麼我寧願餓死了，也不要上這兒來拚一條老命吃這碗粥的。」他感慨似的說。

「那麼你的兒子呢？」我問。

「在工廠裏餓死了！唉，死了！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那麼你孫兒的母親呢？」

「喔，那我的媳婦嗎？已不在家了，去了，不知到那兒去了！」他好似更辛酸起來了，因此我不敢再問下去，怕擾亂了他的心地。

「先生，這裏都是苦命的人、苦命的人！」

這「苦命的人」四個字，深深地投入了我的腦海，是的，我中國窮苦的人們便都以苦命做一個人生的解釋的，否則這社會又怎會這樣靜的平靜呢？但，飢餓畢竟可以苦命解釋的嗎？

浙江興業銀行

服務二十八年來之

▲經營一切銀行信託儲蓄業務▼

總行 上海北京路二二三〇號

分支行處 遍設全國各大商埠

四明銀行

(業務) 辦理存款放款匯兌等業務 保管箱保管各項貴重物件 經營房地產建築住宅店面出租

(儲蓄) 專設儲蓄部辦理各項儲蓄存款

(發行鈔票) 經政府特許發行鈔票專設準備庫辦理兌換及準備金事宜

(創辦年月) 前清光緒三十四年間開業

(地址) 上海總行北京路二四〇號 電話一五五〇三〇四〇五

上海南區分行 民國路八十四號 電話八一五〇七〇八

上海西區分行 城內方浜路八五號 電話二三〇四七

上海四區分行 靜安寺路白克路轉角 電話三〇八九九

南京分行 楊公井 下關

南京下關分行 楊公井 下關

漢口分行 江北岸 下關

其他國內重要各埠特約代理處行

徵稿

1. 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2. 來稿請寫於原稿紙上，字跡勿十分潦草。
3. 投稿者必須附有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處。
4. 來稿一經刊載，酌給稿費，每千字一元至三元；畫稿每張三角至二元。
5. 來稿編者有增刪之權，不願者應請註明。
6. 來稿如不附足郵票，則不予刊載時，概不退還。
7. 來稿請逕寄上海城內西倉橋街二十一號新人週刊編輯部。

金剛牌

香煙



華成煙公司出品



老牌國貨 根底深固

創立捷克國的馬柴里克

李子真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誕生，是近在一九一八年。她的歷史很短，她的領土又小，但她在今日列強重圍中的歐洲，得堅強地獨立，並把政治、經濟的勢力逐漸推進，都是足以使我們注意的。而這一新的國家的誕生，也着實費了許多氣力，雖然歐戰失敗後的奧匈帝國也給凡爾賽條約所解體，但捷克終於給人家稱做了一個「人為的國家」了，也就是馬柴里克 (Thomas Garrigue Masaryk) 努力的結晶了。

當歐戰前，捷克原是奧匈帝國的屬民，可是奧皇的壓迫，總使他們感到了不自由的痛苦。所以直到歐戰結束時，這位馬柴里克先生才決心要與奧匈同盟崩潰的當兒爭得自由，於是在戰後的歐洲地圖上便添了這一個新興的捷克國。而馬柴里克學生的願望和努力，總算在他六十八歲的老年時達到了目的，做了捷克共和國的首任大總統；直到現在，他才告老退休，整整地當了十七年的總統，把捷克國的地位堅固地穩定下來了。

捷克國給人稱做「人為的國家」，那則立捷克的馬柴里克便可稱做「自造的人」了；因為馬柴里克的人生便和捷克國一般地由自己創造出來的。他沒有優裕豐足的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馬車夫，當然不能給他舒適地讀書，所以在他幼年時，便做了維也納的一個鐵匠徒弟，後來又做了鐵匠，終於他在刻苦的工作之餘，又進了學校讀書，這樣以自己的力量維持自己的學業，總算讀到了大學畢業。以後就當了大學教授，同時就開始著述生活。他主編過一種 The Athenaeum 月刊。在這月刊上，他便把捷克的政治、文學、哲學各方面的歷史和理論，作一個現實主義的立論，和條頓思想的道德論，和托爾斯泰無抵抗的哲學，都有激烈的反抗。在這時，我們便知道馬柴里克的理想上的革命已開始了；同時，對於政治問題的研究也便發生了趣味。

這時，捷克的保守黨正失勢，自由黨便拉他做候選人。他便在一八九一年當選了議員。可是不二年，他又放棄了政治生涯，再幹社會事業，又辦了一個月刊，叫做我們的時代。這時他對於社會學的研究又偏重在馬克斯主義批判，他對於歷史唯物論的意見就發表在社會問題書上。

到一九〇〇年，他才組織了一個「進步黨」，也就是一般人所稱的「現實黨」；這黨的黨綱便是他一手訂定。這樣他活動了七年，便以「現實黨」候選人的資格重新當選了議



馬柴里克畫像

員，參加了議會活動。這時，他對於奧國甘受德人的利用大加痛斥，並且他還有許多實際的活動，都給維也納政府所注意和歧視的。

歐戰爆發的當兒，他還是一名奧國的議員，但當局終於要逮捕這一個堅持反抗政府意旨的議員了，於是他只得逃亡到外國，而捷克革命的火把也就給他帶走了。

他在歐洲各國，便竭力鼓動捷克人及哈布斯堡皇朝的運動。他在各種捷克人所創辦的雜誌書報上，公開指斥這奧匈帝國就是中古時代遺留的殘物，是軍國主義的、腐化的、誇大的，無意義的一個國家。同時，他就在國外把捷克人組織了起來，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發表了一篇革命宣言，強烈地反對奧國政府的立場，並且成立了一

個革命機關——捷克國民委員會，自動的招募了許多義勇軍，去參加德奧的敵人——協約國的戰線。這時和他共患難的一個有力同志要算貝尼士 (Edvard Benes) 了，他也就是他的學生，這樣，他們師生兩人便把這捷克國民委員會的工作努力推進着。

這時，他原在瑞士活動，後因募兵參加前線，曾奔到俄羅斯，但又給俄國所驅逐，於是又逃走美國。正巧他的夫人原是美國人，於是他們夫婦兩人便以捷克革命的計劃說動了當時美國的總統威爾遜，他竟答應承認了這捷克國民委員會的組織，並願協助捷克國的創立。發表了一篇宣言。於是，協約國方才都承認了馬柴里克和貝尼士再不是同盟國的奧國人，也便有了捷克新國未來主義的頭銜了。

並且，馬柴里克的革命活動深深地打動了捷克人的心絃，因此奧皇宮庭裏的一般捷克人，也都曾給他通報消息，這對於協約國的戰線正有無窮的助力呢！甚至當時德國駐美公使齊斯爾斯博爾所用的一個保母，爲了也是捷克人，於是她竟把公使館裏秘密陰謀的消息傳到協約國一方面來。所以，這正可以證明馬柴里克原是孤軍苦鬥地宣傳革命，但畢竟得到了廣大的捷克民衆的同情和援助了呵！

於是，在歐戰結束的一九一八年，這一個新興的捷克國便很自然地誕生了，同時馬柴里克勇敢的苦鬥也便自然地得到了首任大總統的職位。在這年的十二月，他就回到布拉格，在萬衆歡騰聲中登上了總統的寶座，直到去年十二月，才退休到拉古尼塔去度他殘餘的晚年，在這整整十七年中，連任了四次的大總統。同時他的那位學生貝尼士也就跟他當了十七年的外交部長，現在又繼任了馬柴里克總統的職位了。

所以，在堅苦中才會奮鬥，奮鬥中才有出路，這可說是任何人成功的途徑！

亞浦耳電器廠巡禮

王懺摩

——請參閱本期底封面銅版插圖——

「亞浦耳」這三個字，不必要識字的人在亞浦耳電器廠的各種廣告上知道「亞浦耳」三個字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就是不識字的人也把「亞浦耳」三個字聽得爛熟了。的確，國貨燈泡雖多，而亞浦耳電器廠的出品那麼能予人以良好的印象，却很少很少。

亞浦耳電器廠已有十四年的歷史。從前原是德人亞浦耳所創辦，不過三四年，就失敗了；後由華人接辦。該廠現任總經理胡西園先生的十年慘淡經營，才成了現在國貨燈泡的巨擘。

該廠的資本，連流動金與不動產、生財等等合在一起，約在一百三十萬元以上。從工人起到最高負責人為止，沒有一個外國人，完全是中國人。職員與練習生共在一百五十餘人左右。工人計有三百人；男女工人都有，約為三與一之比。除銅匠是論月計算工資外，其它都是論件計算的；論月的，每月可得一百餘元；論件的，每月可得六十元。

在一二八以前，該廠每天可生產二萬個燈泡；但，近來市面不景氣，每天祇能生產六七千個了。銷路遍全國，以雲南、貴州、廣東、四川以及西北、華中一帶最佳，幾乎有三分之二是用的亞浦耳燈泡。國外原也暢銷的，不過因為中國這個國家不強，便影響到商業上來了。

燈泡共分三種：一、長絲泡；二、可樂泡；三、哈夫泡——俗稱「哈夫泡」。長絲泡就是一般人所稱的「長燈泡」。可樂泡與哈夫泡，都是圓形，祇是可樂泡的燈絲成螺旋形，托住燈絲的細鉤，

上下參差，成筆架形；哈夫泡則是托住燈絲的細鉤，並不上下參差，成一圓形，且於燈泡內灌進少許熱氣與淡氣。

亞浦耳電器廠的廠址在上海遼陽路，規模很大。除一小部份是辦公室以外，大部份都是工場。第一間是製造玻璃部。玻璃是用 *Moz* 和 *Crustic Soda* 製成的。當玻璃還是液體的時候，便由工人吹成各式的玻璃管；如哈夫泡與可樂泡吹成圓形，長絲泡則吹成長形。其它燈泡用的玻璃管、喇叭管等等，也是在這部份製成的。每一個既吹成了不規則的燈泡口，還得經過一次火燒的手續，才能使它們平滑。然後，再用清水和藥水洗。洗過了，用烘燥機，把濕的燈泡烘乾與吹乾。

燈頭上面銅套裏面的喇叭管，是由一個有一定長度的玻璃管吹成的。吹成了喇叭管，第二部機器那裏，便把一個一半是玻璃柱，一半是玻璃管的東西套在喇叭管裏，一起插在機器上用火吹。機器是圓形，能轉；上面有不少的火頭，每一個火頭的火力不同，大概是第一個火力最小，愈轉過去，火力愈大。這樣轉在中間那一個有兩個火頭的地方，便把喇叭管和一半是玻璃柱，一半是玻璃管的東西焊在一起了。焊着的地方，就成了扁形。再轉過去，在喇叭管與玻璃柱焊在一起的地方，用火吹，用火吹成兩個小窟窿；這兩個小窟窿是抽氣的。

再過去是裝頭。燙完了頭，裝掛燈絲的鉤。裝鉤的時候，是把圓形的玻璃柱，用火吹成一個扁圓形的彥疸；鉤子就在玻璃彥疸還沒有硬化以前，插

了進去。然後，再裝導線和掛燈絲。導線兩根，是經過喇叭管通電流到燈絲的兩根線；導線就在我們平時所看見的燈頭上的兩塊錫下面。

於是，已經裝了鉤與掛了燈絲的玻璃柱，便裝進玻璃殼裏面了。這機器的名字叫做烘燥器，與把喇叭管、玻璃柱銲在一起的機器一樣，能轉，火力也一個比一個大。凡是玻璃厚薄不勻的燈泡，放了進去，會自動的炸碎。同時，也就封了口。

口封好了，便抽氣了。當抽氣的時候，一邊還用火力烘燥，使凸的凹了下去，凹的凸了起來。這樣，燈泡裏面的養氣，才能抽盡而變成完全真空的。

此後，就是用紙片隔開導線；塞花在喇叭管內；裝銅頭；銲錫。

一個燈泡經過了如此繁複的手續製成了，還得測驗電壓。電壓是以「伏特」(俗稱「磅」)為單位的。這一個機器也是轉的，從八十「伏特」到二百六十「伏特」為止。每一個燈泡都要從最小數的「伏特」逐漸增加到超過應用的電壓的百分之三十，就是燈泡在使用者的手裏，驟然遇到高度電壓，也不致損壞。

最後，則加印、試光、裝包，出品的手續便告完成了。

亞浦耳電氣廠的燈絲是自己煉的，不像一般小廠都是買的日本貨，只要能亮就行；但，該廠還要顧到耐用一點上面，絕對不粗製濫造、唯利是圖。而且，該廠對於燈泡的壽命，也很注意。在大批燈泡製成以後，便隨意取一兩個送到試驗室去試驗，以不斷的點一千小時為標準。如點不到一千小時，便算做副牌——其實一個燈泡點到了一千小時，就是不壞，也應該棄掉了；因為與新燈泡互相比較，雖用一樣的「瓦特」(俗稱「支光」)，出一樣的電費，但舊燈泡的流明數，祇有新燈泡的八成成了。



牛奶棚練習生

逸之

剛在初中畢業的我，爲了經濟問題，便不能升入高中去繼續求學了；從此，黃金般的求學時代便宣告終止了。

本來，像我這樣中學還沒有讀完的窮小子，什麼專門智識也沒有，當然沒有什麼人來請教的，而且袋裏「連的生斯」，空空如也，被學校裏擠了出來的窮光蛋，那裏有錢去開店做買賣呢？只好任人想法子，找個寄生蟲的機會做，別的真是三無莫展了！

雖然，父親竭力替我想法子，找事情，可是法子儘管想，而時間和機會却和我無緣吧，老是不允許我。

這樣等了三個月，總算「天無絕人之路」，一個××的牛奶棚的練習生位置是找到了。

從此，我便做了人們稱爲「學生意」的練習生了。

這牛奶棚練習生受任的第一天，

點鐘、行三跪九叩首的儀式是廢止了，便由介紹人叫我在經理前行三個九十度的最敬禮。

連我共有三位，論年齡與知識，未免太委曲了我，但有什麼辦法呢？總是因爲初出茅廬不識世故的原因，老闆當然不會看重我。好在我得到了一種正當職業，也顧不得低就，總希望光明就在眼前。

這裏有許多可悲可笑的事，讓我來介紹給新人的讀者吧：

因爲天冷，早上除了掃地試寫字台之外，還要生火爐。這火爐是怪難生的，總要半個多鐘頭才會着，要是時間稍長了些，那些職員們總是神氣活現的責罵，雖然另一隻也沒有生着，可是因爲那一位練習生是怪會拍馬屁的，所以責罵也不會臨到他的；生性慈直的我，只有忍受這些烏氣了。

開發票，總是天天開夜車，一天十五個頭捏着啤酒瓶樣粗而短的筆，手指漸漸由圓而扁，手脖子重得舉也舉不起，有時開錯了一張，那虎狼般的覆核員便神氣活現，擺出一副臭架子，如父親教訓兒子的說：

「小孩子，這樣不當心，連一些小事情也做不來！」

唉！這「小孩子」三字，實在有些不敢領教，其實我的年齡已二十歲

快了，況且那些所謂先生們開錯的比我多，爲何不去責罵他們呢？竟叫我有些「莫明其土地堂」，或者他們「來頭」大一些吧？

最討厭的，就是發號衣，每天要發要收，而且那些工人們又是不相識，總是你搶我奪的。

還有，打號碼、劃表格、磅草、點算餅乾……都是天天要做的雜

「洋行」司賬

失業以後，在經濟壓迫下的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經戚友薦舉我洋行司賬，我是怎樣的雀躍三百呀！

唉！你道是怎樣的洋行呢？原來史研開了一座白面館，他自己又是財東、又是行長、又是買辦、又是營業員。只是筆不動筆，不得已用一個司賬，每月薪金五塊大洋，還須兼任廚

司。

當我走馬上任的第一天，一進洋行的「接待室」，只見：史行長端坐土炕上一張小炕桌旁邊，大模大樣的，和坐在寶座上的教皇一般威風。見而以後，他交給我一個小冊子，實施行使職權，唯一的職責，便是寫：張三賒兩包、李四賒三、王五欠一角、趙六還兩角。祇要寫得清楚，就是成績優良。

我接過那本小冊子，再看炕裏面，有一位五十來歲道貌儼然的人，手

務。

有時做得精疲力盡，便常常想到這樣一個問題：「工作不是同先生們一樣嗎？有時還會比他們做得多些，好些，可是我的報酬到那裏去了呢？難道被他們刮去了嗎？他們的生活是何等安適，可是，我？」

唉！這社會，這不合理的世界啊！

劉子建

裏拿着一個銅元般大的鼻烟碟，裏面有些鼻烟。但是，鼻烟裏夾雜着雪般白的東西，不問可知，裏邊摻入白面了。用一具小藥鏡，一鏡一鏡的向鼻孔裏「吱吱」吸進！

旁邊又有一位三十左右的青年人，問史研說道：「我「在理」——一種戒烟的教門——不能吸烟，我一位會吸烟的人噴一噴就好了。」史研笑道：「我們新來的司賬噴你吧？」說時，用舊報紙捲了一個紙筒兒

，叫我吸一口白面，向報紙筒的一端噴着；他含了另一端，令我將這口烟噴進他的嘴裏。我想：這事非常危險，我便忙推說「不會吃烟」，算是把這件可怕的事推掉了。

再看炕西面，躺着兩位衣冠楚楚的人，面色青黃，都在拿着紙烟，把白面鑄入紙烟的一端，仰了頭「吱吱」的狂吸。吸完一口之後，從鼻孔裏

徐徐的噴出。另一位却狠命的往肚裏壓抑，恐怕把吸進的烟透出一些兒，白費了。只壓抑得肚裏「咕嚕嚕」在響，足有兩三分鐘，才吐出這口氣，等他放出這口氣時，早已不見得有烟隨出了！

又看儲角邊，立定一人，手裏拿了一支注射藥針，把白面用水化開，注入針內，將臂膊露出，用一條帶子，將胳膊縛緊，然後把藥針注入血管裏，把白面射進。最奇怪的是，他把

注射針內浸入的鮮血，「啞吧」的吸進鼻孔裏。但是，他臂膊上還爛得兩處毒瘡。

當這位注射完畢，剛才走後，便又走進一位人來；買了一包白面，仍舊用這支注射針來注射。要說不會傳染的話，我真不敢相信。

在我，深怕傳染病，又怕染得白面癮，心裏惱惱不安。破題兒第一遭，把那隻大飯碗自己敲破了。於是第二天，我仍舊是失業。

編者信箱

北平吳子云先生：

你的信我已收到，關於你在自己青年羣中發現的不良份子，我的憤慨與悲感是完全和你一樣的。這純潔的學生救亡運動，不幸已滲入了可怕的魔手了！這魔手是在毒害中國的青年羣衆，毒害這救亡運動，毒害這反帝高潮！

你的觀察和分析，相當正確，我本想把你來信全部發表的，不過，爲了種種原因，暫時珍藏在這裏；雖然，那包含有具體事實的信固然不便發表，可是你提出的幾點煩悶，我却有鄭重和你商討的必要。

第一、我覺得無論那一件工作，尤其是政治工作，那反革命火焰之到處肆虐，是很平常的事情，我們儘可

不必畏懼，不必傷痛。一切反革命份子之氣焰高漲一分，我們革命的工作應該緊張十分。在目前，我以爲青年的組織中應該有一個清潔運動，把自己的陣線整飭，增加工作的力量，鞏固工作的組織，那麼非但沒有意外的事情發生，而且一切救亡的工作，更可得到長足的發展。

第二、在反帝高潮中，千萬要確立我們的政治信仰，假定這前提不確立，那麼這反帝的高潮便如曇花一現，不待敵人的進攻就要消滅的！

第三、到鄉村中去宣傳，切實作喚醒民衆的工作，我對於此點萬分贊同；同時對於你已切實地工作了十來天的經過，我更表示萬分敬佩。這工作，敵人已在積極地幹了，我們難道再可鬆弛嗎？希望你常常給我音信！

美味無腥 豐富營養

五洲白魚肝油

地球麥精魚肝油

香甜適口 人人宜服

五洲藥房發行

藝文

除夕之夜

克

C在Y城過新年，已是第六個年頭了。街上兩旁的商舖子，掛着失神的大減價旗幟。紅綠的霓虹燈，似乎也失去了她的誘惑力。街上的人們，在這急景凋年的時光，腳步並不那樣有力而迅速，臉色也都有焦憂而現出絕望的神情，慢慢的踱着，望望那門可羅雀的店舖；櫃內清閒的夥友們，有時也會瞇一兩眼這有路人而無買賣的街市，但多的時間總是在呆視他們櫥窗裏的貨色。

女人們和孩子們，在過去Y城的大除夕之夜，不是忙着辦幾件遺漏了的年貨，也會抱了她的困困在街上醞醞熱鬧；性急的孩子們手裏當然已拿了新年的玩具，吹吹叫叫。可是這一年却不同了，Y城的女人和孩子們似乎也遺失了她們的幸運。

C初到Y城來是一個單身漢，在S中學教了兩年書，和學校裏的女教員戀愛上了。那女教員也是一個流浪慣的女人，沒有家庭，也沒有親屬，所以他們兩人很快樂的實行同居了，而且也養了兩個孩子。

結婚後的女人往往會變易她的性情的。C的妻自從生了第一個孩子後，身體發胖，肚子也老是高高的像懷孕一樣，每天撫育這孩子外，竟一點也不想出來做什麼事情。她也很了解這會增重C的負擔，但她却無理由的拒絕一切職業的意念，乾脆地說一句，她感到職業的厭倦了，流浪的厭倦了，需要家，需要家的歸宿，過一點刻苦的生活對於她倒沒有什麼痛苦的。

C對於妻的專門養育子女的一件事，也是無可無不可的。他以為反正S中學是不能由妻繼續教書

下去了，那麼另外找一個地方頗非易事。而且妻做了事情，家中勢必要添備乳媽，收支兩抵，所餘也極有限。「那麼在家裏也好。」當他妻徵求他同意的時候，他就這樣回答了。

起初，家裏還僱用了一個老媽子，後來因為學校中開欠薪，在節省開支之下，這老媽子就停歇了。在第三個年頭，妻又養了一個孩子，但是C的經濟狀況並沒有好轉，所以還是不僱用僕人，C的妻固然含辛茹苦，C本人也相當感到痛苦了。

當他們倆在午夜夢醒時，也常常討論到這經濟問題，「但是有什麼辦法呢？」雙方的結論都是一樣的。

這樣艱苦的度過了六個年頭。

C到第六個年頭的慶曆大除夕，人們都忙着辦理結束，他和他的妻心頭都萬分煎迫起來了。

「你不妨到李先生那裏打聽一下，究竟是爲了什麼原因呢？」

C同意妻的提議，不管是大除夕之夜也好，爲了生活，祇得到李先生的府上去了。

敲了好一回門，裏面的老媽子應門出來。當C踏進客廳，祇見那紅木桌上燃燒着一對高高的紅燭，香爐裏的烟線繞在電泡的左右。這正是充滿着愉快的除夕夜的氣象。

「請到廂房裏去吧！」

C聽到老媽子的招呼，便順着她的手向左廂的廂房裏走去。李先生正在和幾個朋友和女太太們打牌。

不是「清一色」至少是「湊一代」吧，打牌的

人固然聚精會神地凝思，聽牌的人也默默地站在旁邊緊張地守候着。C看見李先生在打牌，祇得坐在椅子上等着。

「豈有此理，這五索現在還會來！」

「難道說人家已有一暗克」不成了嗎？」

「這張牌對家是必和的，萬萬打不得！」

「討厭，還有這白板來！」

「……」

C靜靜地坐了一刻鐘，所聽到的就是這種低低的出怨，或高聲的怒叫，忽然一陣狂笑和憤怒，莊家是和下來了，祇聽到李先生哈哈地笑，計算着和數，收找了籌碼，接着一陣讚嘆和詛咒聲後，又抄起牌來了。

第一圈的終了，第二圈的開始，李先生做了莊，和三副牌，其興奮是不待言的。

C靜靜地坐着，祇看見李先生的背影是那麽緊張和得意。

C抽了一支煙，又抽了一支煙，打牌的人不注意他，聽牌的人不注意他，老媽子倒了一杯茶後已是思至義盡，當然也不會留意他，於是，坐着，整整地坐了一個鐘點。

他原想走上前去招呼李先生的，不過有二個原因使他躊躇不決：第一、李先生正在打牌，而且很興奮地在打牌，打擾打牌的人是最使人不高興的；第二、坐了二位女太太在那裏，那樣年青、嬌媚，似乎走上前去也有種種不方便，於是C終於忍氣下來了。

進既不得，退又不可，祇得把袋裏忍痛買來的捲煙一枝枝的狂吸。

在C胡思亂想抑鬱中，忽然一位女太太咳嗽起來了。

「滿屋子的烟，怎麼坐得下去？」

那嬌脆而厭煩的聲音射進了C的耳朵，C不覺面紅耳赤，手足無措，那時李先生回過身來瞧見了

C。「你怎麼在這裏？」

「李先生，我來候候你啊！」
「好，好。……今天大除夕，怎麼倒跑了出來。」李先生在說這句話的時候，身體又向了麻雀牌。

「窮住了，說什麼好呢？看見自己長長的一枝煙夾在指縫裏，忙把他丟在痰盂裏，這不是令人難以坐下去的滿屋子煙的來源所在嗎？」

真不幸，那枝煙又丟在紅漆的地板上，而且滾到椅子底下去了。本想讓牠去吧，但是，那煙頭不是又要斷了嗎？祇得站起身來，蹲下去，把那煙很辛苦的撿了起來，大概找尋的聲音又驚動了打牌的人吧，當他站起身來看見李先生的頭正在回過去。當他拿起帽子想向李先生辭別的時候，李先生已知道了。

「C，回去了嗎？好，好！」
「是的，回去了，明年見吧！」

韓四麻子

四麻子在梅村是一個最有名的長工。他那瘦長油黑的臉上，點綴着許多深地而呈着藍色的豌豆眼兒，四麻子便成了他生平唯一的綽號。他對於這個大號是否滿意，我不得而知，不過他對於叫他綽號的人，總沒有紅過一次臉。

他是最沒有閒的長工，就是在清閒的冬季，也有人預先請他在家過年了，以備明春做生活的。

「四麻子，明天到我家去幫忙吧！」

「對不起！X人家的生活還沒有

「明年見！」
「學校裏……」
「啊，明年起，事實上不得不緊縮了！」

「那麼，一切都確定了沒有呢？」
「紅了臉在李先生的身後說。」

「拍，紅中！」

原來李先生的這句話是在對自己牌而言的，怪不得C不覺呆了一下。

「什麼，確定了沒有？……是的，聘約已在昨天早晨全部發出去了！……實在沒有法子可想啊。……」

C 茫然的出來，跪在已經度過了六個年頭的Y城除夕的街市中，失神的招牌、死神樣的霓虹燈、冰窖似的店舖、絕望着的人們，C覺得自己已到了Y城來時沒有什麼兩樣，祇是多了一個妻、兩個孩子、一個絕望、一個更衰敗的身體，在這Y城第六個年頭的除夕之夜啊！

朱建林

做了呢！」

一年之中，當人家找他去做生活的時候，他老是這麼回絕了。因為這樣的忙，便引起了他的許多同行們的羨慕。

有時候，他們碰了頭在田塍上，或是蹲在門前的草堆上閒談，你總可以聽到這麼一段話：

「四麻子，你真走運，你忙死了，我們閒死了！」

「哼，走運？忙來忙去還不是孤單單的一個人！」他是很悲哀的 answering。這時候有些先前羨慕而妒忌他的

商務印書館續售

廿五年度日出新書

對折·六折預約

介紹各科新知 減輕讀者負擔

一、凡在廿五年度三月底以前，按左列各項一次預付定款者，選購廿五年度日出新書，均享有左列優待之權利：

(甲) 圖書館預付國幣一百元 選購新書 對折計算

(乙) 圖書館預付國幣五十元 選購新書 六折計算

(丙) 個人預付國幣三十元 選購新書 六折計算

(丁) 學生 預付國幣十五元 選購新書 六折計算

一、定戶於日出新書外，購買本館預約特價及星期標準書，得照各該書實售價九折計算。

一、定戶交款購書或用取書憑條，或用取書憑摺，均於二十五年十二月底結算。

一、欲預定二十五年度本館新書者，請將定款面交或由郵局掛號寄交本館上海發行所，或各地分館。或委託本館特約銀行免費匯交本館上海發行所。

一、定戶各贈閱本館廿五年度發行之出版週刊全年一份。

優待

- 二十四 一、為便利二十四年度預約定戶購買歲末所出
- 年日出 新書起見，特將減折購買二十四年度日出新
- 新書預約 二、二十四年度預約定戶續定新書預約者，在廿
- 約定戶 五年內，得享受減折購買二十四年及二十
- 五年兩年度日出新書之利益。

人，現在也會感到他的生活也是困苦的，竟和他表着同情。至於他被人稱為「走運」的原因，祇是因為他是個能做人家兩天的工作，而只拿一天工錢的長工啊！

四麻子也是最受村中小孩們歡迎的一個人，因為這一羣天真活潑而頑皮的孩子們，惟有他能理解了他們，並且增加他們的快樂；那些孩子們一見到四麻子，便會不約而同地唱出這麼一套歌兒來：

「麻子麻！

擄釘錘；

爬上天，

做神仙！

神仙放個屁，

把個麻子打下地！」

「小雜種，四伯伯不叫，叫四麻子！」他的聲音雖然很激烈，但那蒼老的臉上自然而然的會露出一絲笑容了。

「四伯伯，下次再也不叫你了！」那些小孩子揪住了他的衣角，做出一副撒嬌的樣子。

「好呀，乖乖！」他伸出一雙粗黑的大手來，蹲下地去撫摩那些孩子們留着一撮毛的光頭說：「下一次上街帶些好東西回來給你們吃。」

「我要吃五香豇。」

「我歡喜吃芝麻糖，四伯伯。」

第二天，四麻子由梅東回來，臉上照例浮着一些紅色，肩上掛着一個白布小口袋，走着疲乏無力的步子，拖着冗長的影子，活像一條長尾巴，在太陽下山的時候繞着回來；那袋裏滿盛的便是從鎮上買回來的食物，總在三百到五百文的光景。在一陣「香蕉糖」「五香豇」的吵嚷聲中，那袋裏所有的東西便被孩子們搶吃一空。

四麻子是一生也沒有結過婚的人。他有時在酒後也和一些年青的朋友，信口胡談些關於異性問題上的話，如果讓婦女們聽見了，馬上會微笑地罵一聲：「四麻子，真不是東西！」

然而他酒醒以後，却一點也記不得了。記得有一年的冬天，他曾在一個新婚的洞房的窗外邊睡了一夜，這是第二天清早人家看見的；那天夜裏他究竟怎麼樣的，也沒有人曉得；據那些小孩們說：那天的傍晚他們曾經吃到他由鎮上帶回來的東西，因此有人斷定他那天喝醉了酒的。

他雖然需要結婚，而事實卻不允許他結婚。他的結婚的權利是被封建思想和宗法觀念剝奪去了。原因是這樣的：他的母親的前夫死了，而再嫁於姓

一個多餘的人 (六)

八 挺和氣的新媽媽

明天下午，我們就搬出旅館了。

那個新房子就在省長公署隔壁。一共有兩個院子。後院是大房東自家兒住的。我們住在前院的東房，共有三間，每個月三塊錢的租金；電燈是自家兒的。南房是廁所、廚房、門房、攔煤的屋子和大門。除了大門，廁所、廚房、門房和攔煤的屋子，我們各有一間專用的。西房住的是夫妻倆。院子西面有一棵樹。大門外有兩棵大槐樹。北面沒有房子，是一座門——二門。

西房的夫妻倆，我只瞧見過女的；男的一直到我搬家，半年多，從來沒有見過一次。那個女的，一雙小腳，不論是用中國尺或外國尺量，它們的長度準不會超過三寸；尖尖兒的，尖得活像一個牛角或羊角，前頭是往上翹起的。臉上是那麼的乾枯，

韓的，他母親的前夫便是他的父親，因此韓家的族長先生們認為不是韓家的子孫不許上譜，而且就是四麻子以後養了兒子也不許上譜，因此沒有人肯把女兒嫁給四麻子。據以後人說：假使四麻子當時有錢去賄賂族長的話，或者還有辦法可想，但是四麻子是個不爭氣的東西；始終沒有積聚到這筆款子。

我離家已有十年了，以後的情形便不知道，去年二叔由鄉間來說：四麻子已經死了四五年了，現在那座墳墳上已長了一片青草了。

我聽了這句話呆了半晌才問道：

「討過老婆沒有？」

「誰？四麻子麼？……」

墨逸

沒有一點兒血色，彷彿是一個才死了兩三天還沒有入殮的死人的臉；却塗得又紅又白；紅得比洋娃娃的臉還要紅，白得比廟裏泥塑的人兒還要白，再加上比黑墨還要黑的兩條眉毛和比黃蠟燭還要黃的脖子、耳朵，就成了一個染衣服店了。兩條腿，因為是一天到晚的老是盤着膝坐在炕上的緣故，一站了起來，如果是要畫幾何畫，這兩條腿的樣兒，便是一個現成的橢圓形的圓規。頭上頂了一塊大燒餅——把頭髮在頭頂像一堆牛屎似的那樣繞着。個兒不過比我高一個頭。一張嘴，我們先不說她那一嘴全塗着可以當做漿糊用的牙垢的黃牙齒，單是那放大葱大蒜的味兒就使你受不了。而且，雖不是駝背，腰却彎得厲害；——完全是為了不勞動只盤着膝老坐在炕上，低着頭、彎着腰做活的緣故。——於是，這樣的一個女人，她走上兩步路的話，那個樣兒，真是一個有錢沒處買的活寶。

我就是做上十世和尚，也不願意娶這樣一個老婆。老遠的聽見了她，心裏就是一股子的氣。院子裏怕到，便又恢復我的獨自坐在屋子裏胡思亂想的工作。這會兒，不但是往前想，也帶點兒回憶了：那可愛的S埠呀！

一想起S埠，腦膜上便馬上浮起：幾天前跟祖父去找爸爸的時候，在洋車上瞧見的那座洋房：「基督教青年會」。我覺得一見了那座洋房，總會就顯了S埠一個樣兒。悄悄的問聽差的阿福，那屋什麼「基督教青年會」的洋房在那兒，叫他帶我去玩兒。他不懂我的話，無論是我用上海話，或是不成調兒的寧波話，或是強硬白跟他說，他總是個「山東人吃麥冬」。沒法兒，只得跟祖父說，請祖父做翻譯。糟糕，不跟祖父說還好，一跟祖父說了，他不許我去了；只准阿福帶着我在大門口兒玩。

馬路上沒有汽車，也沒有馬車，更沒有電車，只有洋車、轎車、騾車和駱駝。駱駝和騾車，這三樣東西，我還是第一次瞧見，但引不起我的興趣，對於我只有討厭。轎車，又不能伸直了腳，只能盤着腿坐在裏面，有時還掛起了厚厚的簾子，內外不通風，真夠悶人的。騾車，就是大車，裝貨的。駱駝那個大家伙，背上馱的全是煤。一邊兒那麼一大塊，分量準不會輕到那兒。趕車的嘴裏嗚嗚子的那種聲音：呵~~~~~，真難聽，有時能叫我渾身起了一陣雞皮疙瘩；鞭子也在地上抽得那麼的響：噼~~~~~，清脆而爽快，如果挨了一下，準得吃不了兜着走。只有駱駝脖子裏掛的那個差不多有一個洋鐵罐兒那麼大的鈴兒：叮~~~~~的，又沉着，又悠遠，倒還不錯。

女人，總是像西房的女人，也許，城的女人全是一個母親生出來的。男人，穿長袍大褂兒的很少，全是短打。但，不管是女人或男人，用綢和緞縫衣服的一個也沒有，無論是誰，從頭到腳，一律是老布的；不是清一色的藍色，便是清一色的黑色。皮膚全是黝黑的。還有人拖着辮子。想瞧見一個外國兒跟一個外國男人肩扛着肩走路，不用說

，只有在夢中了；就是瞧見了狗，也決不是怪好玩的。我以後後悔了祖父、祖母、母親們到這個倒運的地方來。可是，來了又有什麼法兒想呢？祖父他們不回到S埠去，難道我一個人走麼？不走，可又——唉，只得在睡覺、吃飯和喝茶以外，獨自個兒的坐在沒有第二個人的屋子裏胡思亂想，變成一個失了魂魄的呆子了。兄弟和妹妹叫我唱戲給他們聽；唱不到三句，不等兄弟和妹妹睡覺和打瞌睡，我自家兒就得先睡着了。

「怎麼啦？你，坤兒？一點兒神氣也沒有。」
「去跟鴨兒和雪兒去耍呀；坐在這兒幹麼，傻子似的？」

我向祖父他們瞧瞧，搖搖頭，也不開口。這一下，他們急了，以為我生了病；可是，能吃、能喝、能拉屎，沒有一點兒生病的樣兒。他們又以為我掉了魂了，就忙着給我「叫喜」；但，叫過了喜，並沒有把我失去的魂魄找了回來，還是一個呆子。

「讓他爸爸帶着去玩兩天罷。」
「也好。他那兒的地方大，又全是南方人，總不至於這樣像瓜似的了。」
這樣，父親第二天上午下了課，上我們這兒來吃了午飯，就把我們哥兒倆全帶去了。

到了父親家，一腳進了南房，——上房是父親的寢室和書房；南房除了一間是寢室，其餘兩間打通着，吃飯開坐，全在這兒。——便瞧見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坐在那兒閒談。

媽去聽戲的，那才是舅舅呢；這兒又是那兒來的媽和舅舅？
「是的。媽和舅舅——新媽媽和新舅舅。你一個人叫一聲。」
「新媽媽。新舅舅。」
「媽媽。舅舅。」
兄弟比我老實，沒有在媽媽舅舅上加了一個「新」字。
「下次不許叫「新媽媽」和「新舅舅」，單是「媽媽」和「舅舅」就行了。」
三個大人的臉色都不什麼好看，也許是在生氣；幹麼生氣，我不知道。
「隨便什麼都行。好孩子，你真聰明。你父親長得一點兒不好看，怎麼生下的孩子全是那麼的俊呢？你媽挺美的罷？」
新媽媽把我撲在懷中，吻着我的臉，微笑着說：「不。媽媽沒有你美。」我撲着她的臉蛋兒。
「你，愈看愈美呢！」
三個大人全笑了。
一會兒，父親和新舅舅全出去了。
新媽媽，在抽屜裏取出不少的糖果給我們哥兒倆吃。講故事給我們聽。又唱怪好聽的歌兒。不是吻吻我們哥兒倆，便抱着我們哥兒倆坐在她腿上。四點多鐘，吃過點心，在大門口玩耍了一會兒，便上東房華恂如家去坐了大半天。華恂如夫妻倆全抽大煙，屋子裏瀰漫着這一股子的煙臭，能坐上那麼大半天，真算是他家交運。當我們回到自家兒屋子，就對新媽媽說，下次再也不上他家去玩兒了，除非那個尖鼻子的腦袋和他的老婆從此不抽大煙。新媽媽笑着答應了。
新媽媽是挺和氣的，我們哥兒倆說什麼，她依什麼。她有什麼話問我們，我們也一點兒不瞞她，老老實實的告訴她。她不罵我們一句，也不動手揍我們一下；父親有時罵我們一兩句，她還罵父親不害羞，欺負小孩子呢。
這位新媽媽把我們哥兒倆看做自家兒生的似的，那麼愛着，我們也把她當做一個親愛的新媽媽。

國 際 社 攝



論者謂爲「憲法之花」云。
來面目。因選舉於暹羅全國上下慶祝憲法頒佈之日，故去年獲選加冠後之劉宜君小姐，本期封面爲劉小姐之本當選。圖右爲上年榮獲暹羅小姐榮譽之干耶小姐，左爲於十二日晚舉行選舉暹羅小姐，結果爲華裔劉宜君小姐於沙拉林御苑舉行慶祝大會，會期五日，備極熱鬧，並去年十二月十日，爲暹羅頒佈憲法紀念日，暹國當局特

德國霞飛藥學博士
最新發明

治主女男
奶久經發肺腦腫神
水不水育病弱痛經
不生不不質失背衰
足育調全血服瘦弱

戒產氣白糖胃腎未
除後血帶尿呆虧老
鴉病二宮軟便遺先
片後虧冷骨結精衰

上海馬斯南路七號
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標品說明書函索即寄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本劑男女用
之標單凡十字
之標單凡十字
之標單凡十字
之標單凡十字
之標單凡十字
之標單凡十字
之標單凡十字
之標單凡十字
之標單凡十字
之標單凡十字

維他賜保命



長命牌

丸補



針補



亞浦耳電器廠

國貨工業先鋒



↑ 工場外觀

← 總經理胡西園君



↓ 煉電燈絲情形



↑ 電燈泡內部的製造